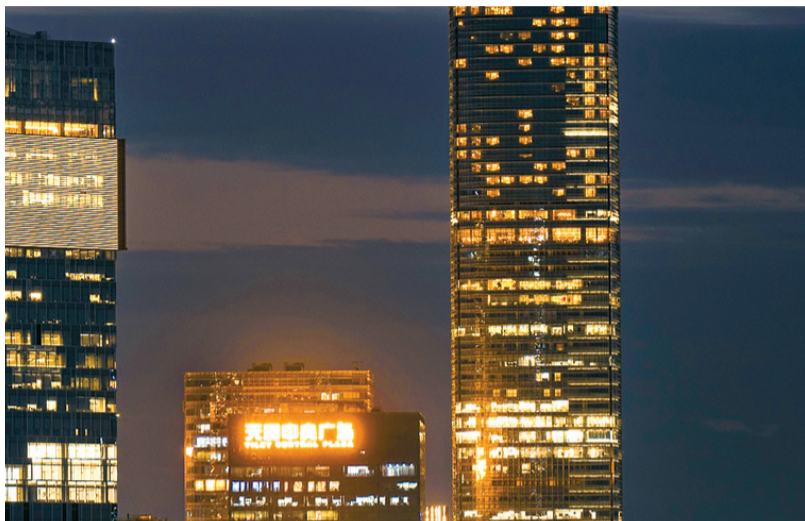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互联网人的“围城”内外： 他们最想去 的行业 竟是制造业



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,中国互联网早已成为打工人的“围城”,一群人跃跃欲试,一群人失望离开。大厂中让人津津乐道的成功案例实在太多了,微信创始人张小龙、拼多多创始人黄峥……它意味着一份诱人的薪资,优厚的各种福利,无限的成长空间,甚至是改变世界的可能。

然而接踵而来的大厂裁员消息,又让“围城”内外的众生都陷入了恐慌,继续挤大厂,还是去亲身探索宇宙的尽头是否真的就是编制?抑或是……一位受访者给出了这样的回答:“路难选,意难平。”

■新快报记者 许力夫

1 “悬在头顶的刀”

最近,阿里、腾讯裁员的消息相继冲上热搜,引发大量关注。在此之前,字节跳动、爱奇艺、美团、快手、滴滴等互联网大厂都传出了裁员消息。裁员消息频传,叠加中概股暴跌的背景,一时间互联网行业“要凉”的声音不绝于耳,让众多职场人瑟瑟发抖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刘天的故事并不新鲜。和大多数年轻人进入大厂的路径相当,名校毕业、视野开阔,因同样迷恋大厂光环,刘天“顺滑地”成为大厂的一个“齿轮”。

在近10年的工作经历中,刘天辗转待过几家大厂。虽然不能说每段经历都很好,但一路走来也算稳稳当当,这次被裁员完全在他意料之外。

他跟记者说,自己是今年过年前被公司“扫地出门”的。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,他已经感受到主管对他的不满,有时甚至是刻意找茬,“有一次因为出差预订的机票加住宿费超支了几十块,领导当众批评,甚至认为是严重违规。”他将心中的不快和担忧告诉给身边的同事,结果发现,大家讳莫如深,只是劝他谨言慎行。从那以后,“被离职”的阴影就像一把刀悬在了他的头顶。

“我那时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工作,每天都在思考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老板改观,结果越做越错。”最终他还是被裁员了。至今他还记得,整个过程也就15分钟,宣布了他被裁的结果后,象征性地沟通了5分钟,然后HR就守在他身边,看着他整理电脑的文件,做完工作交接。

刘天说,他的第一个感觉竟然不是愤怒,而是长舒一口气,在被“监视”的间隙,他还拿出手机给朋友发了条微信:“靴子终于落地了。”

2 “路难选,意难平”

“快点结束吧!听说还要到4月,都没办法安心工作了。”“都开始有点羡慕那些已经被裁走的同事了,拿了赔偿,可以安心休息一段时间再出发了”……

现在回看脉脉上那些祈祷裁员风波快点结束的“脉友”,曾是某大厂高管的陈森感同身受。当被裁员的阴影笼罩,那种坐立不安的情绪会将恐惧感放大。

“最可怕的是,恐惧会转变为愤怒,会让你伤害自己,甚至怀疑自己。”作为一个有“斗争经验”的职场老人,陈森知道自己要迅速调整好状态,谈赔偿、找下家,但终究是“路难选,意难平”。

情绪最低落的时候,没了支撑的陈森只好拼命看书,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《带上她的眼睛》治愈了他。书里有这样一段情节,一个女领航员被困在地心,却通

过一个可以与其他人共享视角的科技设备暂时“离开”了逼仄的救生舱,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这个情节一下就戳中了他,“角色代入后,我突然敞亮了,我就是这个身处困境的女领航员,但只要我借助他人的‘眼睛’,向外寻求帮助,一样可以看到更广阔的视野。”

被离职后半年,他收到了两个新的offer,被离职似乎对入职新公司的背调也没有太多影响,大厂频频传出的裁员消息已经被被裁的人创造了较好舆论环境。“就直接说整个业务线砍掉了,或者说业绩不好需要开源节流,类似的理由都能被理解和接受,也不会有人再来问为啥裁的是你不是别人。”说这话时陈森有点无奈。

陈森没有再选择互联网行业,而倾向于正在数字化转型的传统制造业,他

认为这样的公司更踏实,更有安全感。

智联招聘《2022年春招市场行情周报》(简称《周报》)也印证了这一点。《周报》的数据显示,虽然互联网行业依然是其他行业人才转行时的首选,但与2019年相比,2022年春季想转行的IT互联网人才比例提高约一成,涨幅相对较大。而互联网人转行最想去的是制造业,且比例提高。今年春季,6.3%的互联网从业者求职时期望转向加工制造业,比2019年提高两个百分点,这与智能制造、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有关。

但新的行业也让陈森感觉有点吃力,很多专业知识需要重新学习,而且同级别的同事大多是95后,自己在精力方面也没有竞争力。他一边硬着头皮上,一边琢磨着是不是该找下一份工作。

3 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”

作为“围城”外的年轻人,梁伟依旧因大厂的光环而跃跃欲试,她认为虽然互联网行业发展速度放缓,但依然是就业机会多、薪资高的行业。因此,对于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大厂实习机会也倍感珍惜,负责运营的她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,比正式员工还要用心。为了争取表现机会,她经常会在工作群里发言,相比早已卷不动的前辈们,她表现出了对工作的120分热情。

一同实习的小闺蜜们则劝她不用那么努力,互联网公司又累又不稳定,还不如一起备考公务员。

持这种态度的年轻人似乎也越来越多,陈颖就是其中一个。虽然身在大厂,但陈颖对公司的印象一般,三天两头请假面试,还会在上班时间“摸鱼”备考公务员。“就觉得大厂特别内

卷,而且卷自己就算了,还把恐慌和欲望释放到社会中。工作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,我希望通过工作多赚钱,增长能力开拓视野,但不喜欢为了工作不停地、无止境地牺牲自己的生活。”今年刚满22岁的陈颖说,尽管大家对于大厂的办公环境津津乐道,“一天四顿全包、游泳池、健身房、按摩椅都是标配,但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时间和心情去享受,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”她告诉记者,身边抱着同样想法的同学有很多,“在现在的求职阶段中,不少同学都是一边在企业实习一边在备考公务员。”

过去,大厂确实吸引了无数应届毕业生,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。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突破202万,以至于毕业生中流传着一句

话: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。”

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学术委员、副秘书长何立博士认为,相比于考公务员,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最终还是要去企业中工作。但他们可以不必只盯着互联网大厂的福利待遇,不要把自己定位于某一个行业,而是要提高自己的复杂性,真正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学生有机会可以到一些乙方公司去,好好锻炼一下具体的项目管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已经在大厂工作多年的人可以尝试去制造业,因为传统制造业的产品都是刚需。互联网大厂出来的员工有优秀的管理素质和技能,他们可以把这种能力带到制造业中去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刘天、陈森、陈颖、梁伟均为化名)